

國立戲劇專科學校第四屆畢業

陶熊著·二幕劇

# 反間諜

演出修正本



文江圖書公司發行

三 幕 劇  
反 間 諜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熊 陶 者 作 著

司 公 書 圖 江 文 者 行 發

號 四 九 二 路 州 福 海 上

耕 希 蕭 人 行 發

版 初 海 上 月 三 年 五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本劇作者保留演出，改編，廣播，攝製電影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業餘，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同意，否則當照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三條辦理。其演出權益，按照劇作者聯誼會所訂劇作上演稅暫行辦法辦理之。

本劇作者通訊處

上海廣東路二十號六樓俞從樸轉

## 序

這個劇本是在三十年春寫成的。同年六月中旬在母校首次上演。自己覺得很高興，但是，並不覺得滿足，因為它只是一個激情劇。

### 記得我師

萬家寶先生當時會一再的說：「這劇一出版，會在各地演出。」這句話在今天想來，已經是實現了！

三十一年冬，這劇的單行本被印出來了。在單行本還沒有出版的時候，油印本給翻印得很多，甚至現在也是這樣！所以，這一本不值得一讀的小劇本，就有了再版的必要！

五年來，這劇曾在：渝，蓉和川省各小城市繼續不斷地演出。也在昆明，貴陽，西安，和河南洛陽，安徽屯溪，湖北恩施，江西贛縣和秦和，湖南辰谿，寧夏等後方大都市及各縣城上演。最近又在京滬平津一帶上演。

它曾被重慶掃蕩報專頁批評，也給湖南中央日報特輯批評，還給湖北武漢日報集體批評，最近寧夏的寧夏日報又出了特刊，和其他報上的零碎評論。這些，頗引起我的不安！

我覺得自慚和幼稚！

集合這些寶貴的意見，根據這些可敬的評論，我把這一個小小的創作修改了幾次，使它比第一次出版時更完整些！但，在這些批評裏，有一部份的出發點和我的不同，我只能表示心領！

三十五年二月在上海

## 摘錄反間諜評語

「在寫劇的技術上，我覺得作者的技巧非常純熟。從第一幕開始，一直到劇終為止，始終是在緊張中。每個場面，每個動作，都能使觀眾的情緒轉移。緊張時，窒悶着呼吸，暗暗叫急，脫險後，觀眾抹把汗，鬆口氣，皆大歡喜。」

——摘錄：三十一年四月六日重慶掃蕩報副刊「評『反間諜』」

「『反間諜』的作者爲了要使觀眾明瞭於他的主題，不惜在每一幕上增加緊張的氣氛，也許，在某一意義上：這也可以說是「高潮」；可是高潮的頂點，要推第三幕的破窗而逃，實在說：一個間諜劇能自始至終抓住觀眾的注意與同情，已是相當成功了。」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湖南芷江中央日報「反間諜」演出特輯。

「這劇有一個特徵，就是緊張場面非常多，幾乎每幕都有，第三幕只能說是高潮中的最高潮。」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十一日芷江中央日報前路「觀劇有感」

「關於『反間諜』的故事，作者爲了抓住觀眾，自始到終都苦苦地捏緊了『驚異』和

「奇特」，從白先生進了櫻子舞廳到岡田貞子的解圍，以至最後於艱險中達成任務後越窗脫險，這中間一連串的變化和挫折，一貫地充滿着「疑慮」「緊張」「奇異」「恐怖」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九日湖北恩施武漢日報戲劇專頁「評『反間諜』」

「反間諜以間諜的故事為題材，反映了敵寇底凶暴與無恥，反映了我們在敵後底正義鬪爭和出生入死的智慧。」

——摘錄：武漢日報金戈先生的「反間諜觀後」

「反間諜是一個寫實劇，它底最中心底劇旨是在表現我們底，和敵人底間諜是如何地鉤心鬪角地玩弄雙方的技巧，如何在極困難窘迫底情況之下，想法完成雙方的使命。然而我們底反間諜終於佔風，而且把那祕密而貴重底「日本駐華各省特務工作人員名冊」弄到手之後，安然地離開了四面楚歌底包圍網，沿着這一劇旨而發展的故事，當然是極動人的。」

——摘錄——三十一年三月二湖北恩施中央日報讀『反間諜』後。

# 反間諜（演出修正本）

陶 熊

人物：

白先生：身穿畢挺的西服，風流瀟灑，年約二十七八歲。中國政府派到上海去的間諜。他遇事沉着，能在最危險的時機中鎮靜，既有智機，又有決斷。他就是八十八號間諜。

白小姐：二十四五歲，有着間諜所應有的技能，她是白先生的助手，爲了工作便利起見，跟白先生兄妹稱呼。她愛穿樸素的衣服，由此可證明她並不是「風流女間諜」風流的人物。

楊雲波：年約三十二三歲；很沉默，少說話多思索；有時也愛穿一件色調非常美的衣服到遊戲場去玩。她自己常被情感所包圍，不能想得一個脫身的機會，但結果終於被救了。

王炳生：十八九歲的小伙子；胆小多疑，但能負責任。是白先生的部屬。

小季：二十一二歲，胆大粗心，做事負責任，不避危險，但也容易出漏子。白先生



的部下。

李組長：三十歲左右，穿着畢挺的新式西服，腰裏有時掛一支手槍。是中國政府派在日本特務機關做事的反間諜。他表面上幫助日本而被我們罵做「漢奸」，事實上却是日本軍閥的「害蟲」。他比白先生更有決斷，更有毅力。

岡田貞子：日本特務機關的祕書。年約二十五六歲，白先生在日本留學時的同學，現在的愛人。她多情，能不顧一切的爲愛犧牲，在性格上不像日本女人，沒有日本女人那樣的卑屈。她穿着歐式的衣裙和高跟鞋，有時也穿日本的布料做成的中式旗袍。她純潔，天真，活潑。

西尾中將：駐華特務機關長，五十多歲，嘴唇上留着鬍子，從鬍子上看去，他是很溫和，慈悲的；可從他的態度上看來，是狡滑的。他不時笑着，在笑的後面，永遠藏着一把尖刀。他穿一套英式的西服——褲腳小，方頭皮鞋，無襯肩的，圓角的西服上衣。頭頂已經禿了，但在四圍還有頭髮。

雄本大佐：西尾中將的部下，上海特務機關長。他穿着黃呢馬褲，馬靴，上身穿黑色西服，白襯衣，黑領帶，年約四十，上唇留一小塊方形鬍子，很有精神。人很蠢的樣子，說話也笨拙，但想用手段，賣弄自己的聰敏，結果，總是吃

虧。

荒木三郎：日本的流氓，帶了鴨舌帽，穿着破皮鞋，舊西服，成天只想弄錢，對上級好表功，對下級好顯威風。年約三十左右，做事「吊兒朗當」，灣着頭，斜着眼睛看人。

特甲：穿破舊西服，佩手鎗。

特乙：全

特丙：全

特丁：全

祥生：櫻子舞廳的西崽。

時間：

第一幕：抗戰期中，某一個晚上，在上海虹口日本特務機關辦的櫻子跳舞廳裏。

第二幕：明天上午，上海南京路某一個西服店的樓上——白先生的住所。

第三幕：當天晚上，上海特務機關的辦公室。

（全劇時間，共計二十小時）

## 第一幕

景：抗戰到了決定勝利的階段。

全世界成了兩個對壘的營陣。

上海已經完全給敵人所控制。在虹口的一角，有一個日本特務機關辦的跳舞廳的一間休息室：

在它後牆中間，有一個門洞，洞門上掛着色彩很鮮艷的布幔子，分「八」字向左右掛着。從這裏看進去，可以看到一幅有日本圖案的屏風，門洞的兩邊牆上有壁燈。這門通舞池，也可以通大門和任何所在。

右面牆上有一個門，是直接通大門的。此外，牆上掛了些風景的畫片。如：富士山啊！盛開的櫻花啊！海潮之類的……

左邊對着台口擺着一張雙人沙發，旁有矮茶几。

右邊有一張圓桌，桌上有台布，四圍有椅子。在桌上有玻璃的香烟盤子和一隻花花綠綠的玻璃花瓶。瓶裏有着鮮艷的花。

牆角裏有一個衣架。

開幕：舞池裏正在奏着最後一段舞曲。

一個穿西式服裝的女子由中門上，她一邊抽着紙烟，一邊不安定的向四面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她長長地抽了最後一口烟後，就把烟頭扔在牆邊的痰盂裏。她不耐煩地把手皮夾裏的粉盒子拿出來向臉上撲了幾下子粉。她撫摸着自己的臉，整理了一下頭髮之後，把粉盒子又放進了手皮夾裏去。

舞曲的聲音剛奏完，從正面的門洞裏走出一個西裝少年來。他一進門就四面看了一下，把西服的前胸略略地提了一下，然後咳了一聲。

那坐着的女子回頭望了他一下，他也看了她一眼。

女：（站了起來）白先生。

白：（很虛心地向四面看了看，然後用一種非常客氣的態度說）楊小姐，你來的早？

楊：剛來，白先生是一個人嗎？

白：一個人。

楊：白先生要我來，有事嗎？

白：（好像沒有聽見）唔？

楊：這兒沒有人。

白：（向四面觀察了一下）沒有人嗎？

楊：沒有。

白：（換了一種態度）你那面的情報——？

楊：這個——我簡直沒有辦法。我覺得他們好像已經發覺了我似的。

白：你已經有很多日子沒有情報了。

楊：我也知道這一點，可是現在的確不容易弄。

白：你大概懷疑你的工作吧？

楊：（吃了一驚）不！沒有的事。（停了一下，略略把頭低下一點，避去白先生兩道嚴肅的眼光）不過……

白：怎麼樣？

楊：……

白：大概有點怕吧？

楊：我總以為他們已經懷疑我了。

白：（微微地笑了一下）我勸你，雲波。這種秘密工作你已經幹了三四年了，難道你到現

在反而不信任你自己了嗎？（停了一下）？現在這個時候，××正是我們做工作的機會。在這個抗戰期中，假使能夠把我們的力量完全獻給國家，我想，最後勝利一定是在我們的掌握之中。（覺得自己文不對題，故笑了一下）對不起，我又在說教了。可是我希望你，勇敢起來，不要怕！不要動搖！你還記得嗎？我們在宣誓的時候，不是說要把身體獻給國家的嗎？不是說準備犧牲的嗎？你難道……

楊：白先生。

白：唔。

楊：你要我來有事嗎？

白：是的，有一點兒事，就是我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我們對西尾特務機關長……（察看她的臉色）。

楊：（暗暗地吃了一驚，望着白先生）……

白：據我的觀察，西尾的確對我們的工作有害，所以我也想解決他。（望了一下楊雲波的臉）我想把這件事交托給你。因為只有你能夠天天跟他在一起。

楊：（疑惑地）我？

白：是的，你以為怎麼樣？

楊：（停了一下以後，慢吞吞地）好吧。

白：雲波，做這件事你要小心呀！要是你把事情弄糟了，我們的工作就多一層障礙。

楊：我知道。

白：最近我們的工作……

（外面有汽車喇叭聲和汽車停止聲）

白：是西尾的車子聲音，大概西尾來了。

楊：我們……

白：你明天上午到我家裏來，知道嗎？

楊：知道了。

白：你進去。我們還是裝做不認識的樣子，不要讓西尾懷疑我們。

楊：是。（她從中門走到舞池裏去）

（白先生向右門走去，剛到門口，正好穿着白長衫的西崽把門拉開了站在一邊。駐華

特務機關長西尾中將和祕書岡田貞子走了進來）

白：（向西尾鞠了一躬）西尾先生。

西：哦，（他邊說話邊伸手給白先生——握手）是白先生，什麼時候來的？（開玩笑的態

度）跟岡田祕書約好了的吧？

岡：（天真地）沒有沒有，我們沒有約會，（白先生帶着微笑地看着岡田貞子）

西：（斜着眼睛看了貞子一下，正和貞子的眼光碰着。他立刻就假裝着大笑）哈哈！好，

我讓你們談話。我到裏面去。

（他一邊笑着一邊從中門下。西崽跟下）

岡：（走近白先生的身邊）你來得早呀？

白：我剛到一會兒，就聽見你們的汽車聲音，我就知道是……

岡：（高興得把他的話都打斷了）知道是我來了？

白：知道是駐華特務機關的……

岡：（接着「特務」兩個字說）特務機關的岡田祕書到了？

白：西尾機關長到了。

岡：（撒嬌地）唔……你再……

白：（拉着貞子的手）我的貞子也跟着來了。

岡：（興奮地）我告訴你一件好消息要嗎？

白：什麼好消息？



岡：你猜！

白：我猜不着。

岡：你試試看！

白：我想……又是雄本大佐向你求婚？

岡：（嬌嗔地）什麼呀，你說？

白：不對嗎？

岡：再猜！

白：（略一思索）你在做禮服了？

岡：什麼禮服？

白：我倆的結婚禮服。

岡：（忍不住的笑了出來）哈哈，看你一天到晚竟想些什麼？

白：怎麼，又不對？

岡：咳，我問你。你一天到晚除了我以外，你還想別的事不？

白：我也不知道，大概沒有吧。

岡：你自己的事呢？